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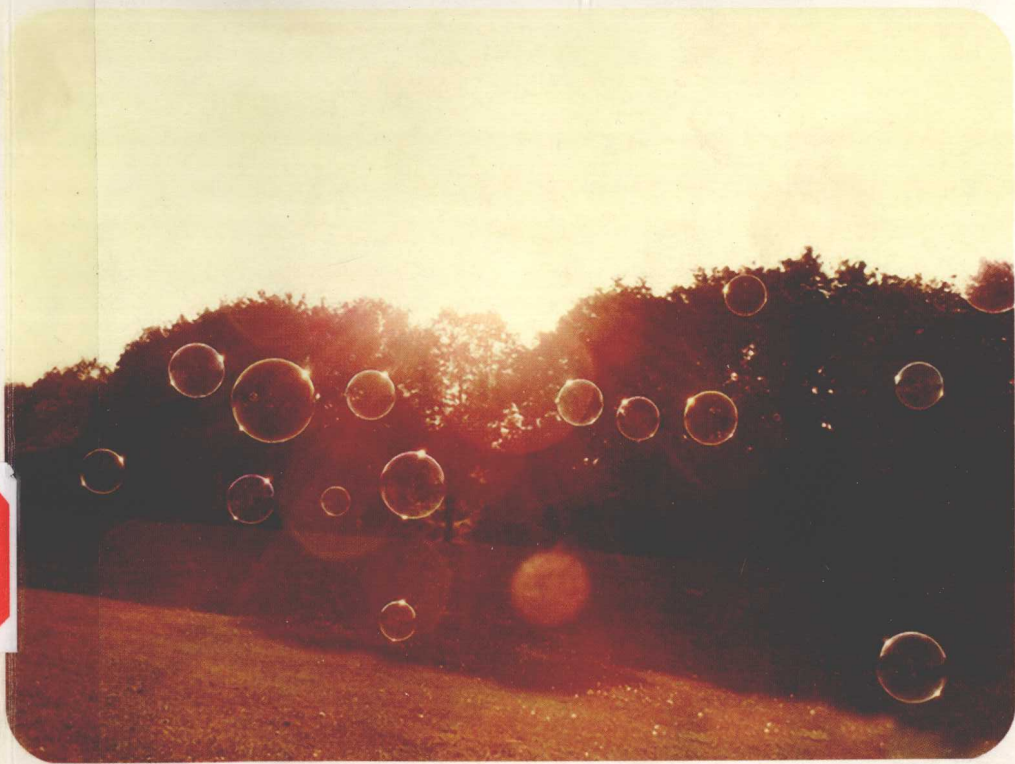
薛莲 著

每一瞬间都有冥想的幸福

他读着日记，却什么也回想不起来。

这个陌生人来和他说什么，
让他回忆起从前这个人曾用他的名字在这里生活。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I261
12

I267.1
1207

每一瞬间都有冥想的幸福

薛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一瞬间都有冥想的幸福/薛莲著. —北京:新

世界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104-0872-4

I. ①每… II. ①薛…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 045536 号

每一瞬间都有冥想的幸福

作者: 薛 莲

责任编辑: 熊文霞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99 6304(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张: 6.5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0872-4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年之祭	001
那些最遥远的记忆突然纷纷而至	005
想象回家	007
童年玩具	009
去一个 warm and safe 的地方	013
勤恳与命运/最痛苦的	018
卡卡的物质生活	019
舍弃/无念	028
无奈	029
别问旧伤口	031
画册	035
可有,可无	036
对“不高兴”的理解和办法	037
爱上我和我爱上的女子	039
最纯粹的是我已长大成人而一切繁复都尚未开始	044
变形的无/时日——“记得是相对的,忘记是绝对的”	045
字太多了	046
幸福的底线/路灯·大树	047
我的周末	048
君子同而不合	049
拒绝暧昧	051
那雨	053

北京一夜	055
世界无语日倡议书	059
“识字”与“扫盲”	061
在场的只有触觉	063
诗人、诗意与神性	064
现实之花的直接开放——爱德华·霍珀	065
独立策展人	068
神气,有时恰恰就在于一种严重的虚无	069
如何不受别人影响?	073
关于歧视	074
童话	077
世界上的书/重大发现	080
每一瞬间都有冥想的幸福	081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084
比虚弱	085
如果可能,我很愿意躲在世界上的一个角落里,然后怕你们	086
存在的真实与真实的存在	087
我和奇奇是多么配啊	089
两只小鬼——交流的极致	091
高温气体	094
迷失	095
小说	096
绿头苍蝇和秘密意念杀人机器	097
垫底的	098
随想	099
这算在为黑格尔申辩吗?	101

我要像爱书里的那些伟大的名字一样地爱你们	104
建立好人国	106
嗅觉	108
又听陈升……音乐·同情·自慰	110
拿什么感谢无常？以虚无赠么？	113
坐在金字塔尖顶上的人	116
写从来不是为了解释	117
写在前边的话	118
也读一点经典	119
我又被误解了	121
女人的理想生活	123
同情是有害的	125
连悲伤都不愿将我收留	126
弃知	128
同学少年都不贱	131
神性	133
几度夕阳红	135
关于“为什么我们应该只看中外表”	136
立体是种罪	137
超人只能空虚	138
我比光速还快 N 倍地十分尤其极其特别很非常严重地老了	140
所有的关系都是一场力的较量	141
每一个数字都神秘	142
每一个词都是咒语	144
老橡树，蜉蝣，童话，最后还是关于词语	147
从笑忘录到缓慢到告别的圆舞曲	153

杀死“坏词”的办法+利用“词的制幻作用”	155
坐出租车半小时思考如下	159
名气	162
她消瘦如柴她清洁如蜡	164
说不清的 W 老师	166
与 A 老师比自闭	169
一个梦	171
被删掉的人	173
这世界上对我最凶的两个人	174
如何疯狂	177
太短太快	179
一座空城	180
离开和想念都一样了无痕迹	182
喜欢不喜欢	184
总记错	186
记忆不过是一些与我们分离的已经从枝头掉落的果实	188
慢到了速度的反面	189
世界	190
一定是极度的寒冷才让我记得我在菜市场	191
又是夜无眠	192
人是铁,饭是钢,病痛苦难是金刚	193
把宁静配成药剂/死亡是一种慢性病	194
相见欢	195
片断	196
喃	199
实在想要付出/记忆	201

一年之祭

雨停了吗？一夜狂风乱吹，和我一年前独自秉烛的一晚相似。

窗外夜色中一户人家的灯光，和一切不为人知的往事一样，都在梦中。

重复是可怕的，它消磨了意义，是谁也这么说过。

终于放至临死时想说的话也可以不说了。

和 SOSO 在公司的地毯上长谈的，再也没有兴致去说。时间之土不厌其烦的把坑填成一个滞纳的平面。

SOSO 的故事依然在继续着。

她在等待着四月之末的他的答复。

四月之末，没有诗人写过四月之末。

而人们是否永远没有理由悲伤？

时间如雨水冲蚀铭文，更为简单的是，一些东西消磨在入夜进至黎明的过程中，起初站立的方向在酒醉后磅礴的泪中以及此后不安的睡眠中滑入了无意义。

可是曾几何时，那样坚定地说不想清醒于荒诞玩弄于荒诞，说不想被时间和理性否定了当时的疼痛。

可，什么样的疼痛会继续？

行将四月之末，一年以前 SOSO 尚在日本，信中讲述她的故

事,那信在今年三月的某日夜晚重又读来,仍如当时一样,让人觉得远了。那阵子,我总在深夜给 SOSO 回信,那些日子常在午夜之后,独我秉烛时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摇曳的烛光暗明的屋子里,磅礴的雨声如放我一人听。

今日,且让我重忆起当年的信,以为一年之祭。

3 月 25 日

SOSO,读完你的信,所有的感觉逼迫出一句话:我是最浪漫的倾听者。想象你我之间隔着一盏台灯,我如现在这般坐卧在床,侧脸对你,听你说话,我是最浪漫的倾听者。

许久以后,在听你诉说你的故事时,我仍可以保留着我想象我所有的最浪漫的姿态。

这几日,天色阴郁,天很矮,在白天,天就泛出发黄的照片般怀旧的光,此刻仿佛泄入纸上。一张白纸,几行疏散的字,还有那隐秘的光。一时,往事似乎远了。

崔健在唱:“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在爱中成熟起来的女人更有理由做到坚强,坚强真美,彻骨的干净,可惜我所想的寥寥,但你不同,坚持吧,祝你幸福。

夜即降临,天外青灰,有人家点起灯火,窗外转瞬便能全黑,我更想多留住一点现在的时刻,窗外有天,有交错的层次感,有风景。留我一人在寝室,当有人转身出门的时候,我不禁泪流,我何故让自己相信只有你最体谅我的伤感。

是否歌词也写过大致这样的意思,不再写信并不表示不再思念,不再时时想起也并不表示忘记。

只是一时猛烈干净的挚性似乎久违了,今晚重新翻来,任它泪流,这里无人。不能再细想那夜,你念了我给你的信,我紧握了你的手,我们喝酒,你能与我痛哭。

正大大动情如你,得此深爱,我也欣慰。

4月4日

收音机里任何一个旋律的低音,都是我现在嗑瓜子的姿态。

今天是4月4日,我的上封信你快收到了。放目窗外的天,多云的天,现在虽没有金色的阳光,但天还是高了,亮了,凝神望去,仿佛可以和你离得近了。想到你很快就可以念到我的信了,这给我人群中寞寞的心一点安慰。

想念你的语气还有你的一声叹息。想象你此刻突然夺门进来,短促地唤我一声NONO——

我一定热泪如注。

一段时间未给你片言只语,当时我不担心你恼丧,只想只等见面时便能彼此明白。我自语,太多的话等你回来以后再说,再多的事见面时就都会知道。

你来信写我的只有几句,“我相信这丫头会有惊人之举,”“这也才是她才可做得的事”……这几句也让我知足了,并不因为他们说得对。你偏袒得让我心酸。

别太相信了我的伤感，它们果真是有或有过，只是在这时才被恣意地渲染了，就像一个孩子受了委屈对母亲哭泣时的一点放肆矫情与更加的委屈。

收音机里在放一首简单平快的二拍子的通俗歌曲，节奏真飘扬。

一年过去了，为什么很多事都在雨夜里发生，何曾相似又何曾不同。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而据说雨水只懂得流淌却不懂得积累。

是否我们永远没有理由悲伤？

故事片里一个女孩哭泣着在课堂里念一首诗：“再也没有灿烂的阳光壮美的草原鲜艳的花朵，没有悲伤，我们只有从现有的一切汲取力量。”

很多事都以喜剧而告终。

纵然如今，我们已不再都以里尔克致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的第七封信而共勉。

但毕竟，我们曾在宿舍的黑夜里共同听收音机中乔榛用厚重的嗓音朗诵两句普通的诗行：“被人爱是多么幸福啊！有所爱是多么幸福啊！”

我记住了有朋友在他的小说的结尾处写道：“假如有人问我的名字，我决不说，我决不说。”

然而，又有什么可以说出口。

那些最遥远的记忆突然纷然而至

我大概真的是老了。经常躺着，就突然回想起了童年。那么轻易地就回想起童年，而且回想得那么清晰。

家里深棕色的木漆方桌，桌角的漆有点斑驳和脱落了，桌上放着暗红底的印着牡丹花图案的铅皮热水瓶。桌子总是被妈妈擦得很干净，有光泽，但不泛油腻。我早起的时候，上学前趴在上头吃早饭，把油条蘸到酱油里，就着泡饭一口口吃。

桌子放在靠近院子的窗口，我有时候也在上面做作业，有时候则搬了小方凳到院子里去。

院子里安静、明亮而温暖。木质大门上的红漆也斑驳了，院子的角落里堆着煤球，另一侧有一个正方形的小阴沟，时常有蚯蚓爬出来，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时常向它们撒盐；或者蹲在地上，用放大镜燃起一根火柴。

日头照在窄窄的院子里，照在我的头上。

为了买一本新的小人书，每个周末，我趴在地上，用一块抹布擦地板，抬头就是高高的老虎窗。

妈妈后来告诉我，我指着老虎窗对妈妈说：“妈妈，你看那是

什么？”等妈妈抬头，我对妈妈说，“妈妈，我是吓唬你的。”

床边是一张大窗，平日里用木板销上。夏天，房门开着，窗子也敞开着，我与母亲午睡，总是一个人面着墙壁给自己讲故事，一抬头，猛然看到窗口有一光头，正朝屋里看着，因而大惊。

我大概是真的老了。经常会那么轻易地就回想起童年，而且回想的那么清晰。

比如现在，一切就在眼前，我的受惊就在眼前，比之这一切更在眼前的，是那夏日的风，它明明现在就吹在我的身上。

不论是哪一个片断，如今，我经常就是这样，不设防的，就突然回到了童年，回去了，并且如此清楚，清楚得超乎了我对自己所有记忆的了解。

还穿着当时薄薄的白衬衣，回到了当时小小的身形之中，好像回到了我的影子里，隔着这么多年，其中的沧桑全都没有了。

当年，我还没有认识你，当年，我也还没有爱上你。

想象回家

如果回家了,我一定要在起初的几天里,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出门。

那时候,我离家已经三年了。

我在城市里走着,终于见到了我熟悉的人群。

我走过的所有的街道都是我熟悉的街道。

坐进出租车,车门啪地关上,我就心安了。又回到熟悉的交通方式。它时常带我在凌晨驰骋于寂寞的高架之间,那高架上高悬而明亮的路灯仿佛昭示着,在此,所有的寂寞也都是明亮的。

我一定要在阳光明媚的日子离开相别三年的父母一个人出门。也不唤上相别三年的朋友们。我只需要一天时间,重新找回自己的家,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城市。

阳光洒在身上亦洒向时空之中,我之所以选择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是因为我可以在这种阳光下回忆。回忆那完全与自己不再相干的人事。

三年不长,他国很远,没有比这更好的组合。可以合成这样一种用以将自己置身度外,仅用于体会时空之感的“历史”了。

三年没有长到足以改变一个人。于是三年才独立出于人。

于是我可以独立出来，在三年前与三年后首尾相连，隔着太平洋，目视我那过去的三年。三年变为历史，变为一个独立的事件，独立于我。

人需要的就是有时把自己看成事件，自己与自己隔开。然而生命里能有多少如此便捷而顺理成章的机会，可以让过去变成一个清楚的事件而与自己隔开？就像我们多少时候可以极其冷静地看待历史，却又能看待得极其清晰？大部分时候不是尚未置身度外，就是已经逐渐遗忘。

童年玩具

那时我们家住的房子是父母当时用几百元钱买来的婚房。有很高的顶、木头椽子、老虎窗，还有一个很大的天井、红漆木门，及门外泥土地上一棵大树。我很喜欢那房子，屋顶很高是尖顶，地上铺的是暗绿被磨平的马赛克尖形光滑小石子（向专家考证可能叫水磨石），酷暑的时候赤脚走在上头最舒服。还可以经常叫了小朋友一起在天井里搬一小方桌晒太阳。

那时候我有一辆二手墨绿三轮小自行车，轮子边的铁轴有点生锈了。我每天从幼儿园回家就骑着我的小三轮车出去兜风。也许是骑惯了三轮车，长大以后我再也没能学会骑两轮的自行车。每次兜风都会路过一些地方，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还用公用自来水，远处有一块被水冲得很光滑泛出土黄色的水泥平地，一行排列着好几个水龙头，整天都有大人们聚集在那里洗衣服。

这辆三轮自行车是我主要的玩具。除此以外，有一些二手的红色小轿车模型之类并不是我的最爱。布娃娃那时候我也不是特别喜欢，绒布的长大以后倒喜欢起来。那时我有一个塑料的布娃娃，不是特别大，是父母给我新买的，穿很正派的红裙子，有一头金色卷发，头发可能是用尼龙丝做的，有点粗，而且硬，我经常用梳子给她梳头，时间长了，她的金色头发一根根脱落，最

后只剩下有很多洞眼的头皮。还有一个充气的铁臂阿童木，体积很大，充气玩具那时候我也比较喜欢，所以同时还拥有了一个体积很大脖子极长面目和善的长颈鹿，我都几乎可以骑在上面。

我最喜欢的玩具是一根魔棍，当时我对它使用得出神入化，会做足球、蛇还有其他很多造型。最小的时候我有彩色积木，搭出来的城堡也蔚为壮观。还有一只可以上发条的绿青蛙，上发条之后会在地上乱蹦，保存的时间也很长。

我一直渴望拥有而一直没有买到过的玩具有三个。一个是按一下按钮，封闭的鸡蛋壳就会旋转出一只小鸡的玩具，看到别的小朋友有，当时应该是很常见，但自己一直都没有买到，所以念念不忘，很长一段时间做梦老是梦到它。另一个是当时的电视剧里经常会出现的玩具，会四周旋转拍照的小熊，东南西北每转到一个方向就会举起相机，“喀嚓”闪光灯一亮就会拍照。这个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没有买到。还有一个是组合式扮家家用的厨具，有冰箱、组合式橱柜、锅碗瓢盆等，那个可能是因为价格比较贵才一直没买。所以每次和小朋友玩扮家家，我总是把家里的秤砣拿出来，装买菜称斤两，那种成就感也还不错。但聊以自慰的是我有一套木制小茶具，小茶壶只有一厘米大小，小茶杯每个只有半厘米大小，还整整齐齐放在一张只有三分之一手掌那么大的圆桌子上，好像是父母去杭州时给我带回来的，迷你型，微小但做工非常精致，一厘米的小茶壶还配有尼龙丝编织的茶壶柄。

那时候也经常扮家家，小时候的我比较变态，头上罩着特别土的大红色的尼龙薄围巾，喜欢扮演经常昏厥过去的公主，要别的女伴扮演关键时候扶住我的丫头。还有一个比较变态的是我